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俾 斯 麥

(十)

盧 特 維 喜 著

伍 光 建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麥斯俾

(十)

著喜維特盧

譯建光伍

著名世界譯漢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俾

原著者

Emil Ludwiger

譯述者

伍光建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斯十冊  
Bismarck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麥

# 第五卷



## 逐臣

一八八八至一八九八年

我為什麼該諧和？

## 第一章

「拉扯計算，我的脈現在每分鐘多跳十五次，多過在前朝的時候……誰曉得他們在我背後幹些什麼呀？」這就是他承認他的心境居於害怕與發熱之間，這種的更快舉動就引到這個偉大的交響曲的曲終，露出他在快死的皇帝的病榻旁那一百天裏頭，他的心境。

他有一整年採用新方法以適合於新環境；因為當老皇的死期顯然快到的時候，腓特烈在俾斯麥的算計中不過是兩幕之間的小戲，威廉親王從此以後就變作主要人物。當腓特烈回家等死的時候，俾斯麥以宰相資格第一次對皇帝上條陳的時候，從他第一次起當普魯斯王的顧問，以至今日，剛好是四十年少一天。從前是在一八四八年三月間，現在是在一八八八年三月間，他在波次但離宮施行國王的保傅的職權當他坐馬車從這個內苑的柵門走過的時候，他是不是想起已往的日子呀？

從前他曾在一輛御車裏頭走過同此的路。奧古斯大曾在僕人們的堂屋裏祕密的接見他。她不想被人看見她同這位從波美拉尼亞來的永刻談話，因為那時候柏林還有巷戰。假使這位永刻贊成她的計劃，那位十八歲的腓特烈就有很高的成數變作君主，只要他的伯父與他的父親都退讓。其實是俾斯麥強逼奧古斯大先變作王后，其後變作帝后的；結果就是她節制她的丈夫，同時變作俾斯麥的最劇烈的仇敵。威廉享過高年之後死了，他的兒子現在不過是一個可憐蟲，用東西墊起來坐在椅子上等死。俾斯麥曾阻止他在少年時候得權，等了四十年纔到今日。

當俾斯麥登樓時候，他看見維克多利亞在那裏等候他。當腓特烈身體健康的時候已經被她節制啦，現在她把病人全數的事都抓在手上（卻並未得着她所夢想得到相因而來的權力。）她處現在這樣的環境，很想同她的有勢力的仇敵與臣僕商量條件，她同這個仇敵奮鬪了許久啦。不久她當了寡婦，其實她要他幫助，以抵抗她的另外一個仇敵，就是她的兒子，將來的皇帝。俾斯麥要用全數他的引誘手段以把兩個維克多利亞贏過來——因為英國女主到了波次但看女婿，很被她所畏懼的政治老年的迷人手段所騙。在這所離宮裏頭布滿了一種迷人空氣，在宮裏頭的男人

們個個都是穿了軟氈底的鞋悄悄的走路，惟恐驚動那位有病的皇帝，不然就是恐怕作了什麼事體被太子看見，這位太子已經在宮裏密佈偵探啦；宮裏的婦女們這時候個個都想攬權，等到她們所畏懼的圓頭濃眉灰藍色眼睛的巨人從柏林來，那時候他露出謙恭的態度說幾句冠冕堂皇的話，對她們上不能駁回的條陳。

那裏還有第三個維克多利亞啦，因為她之故，宮裏全數的爭鬭元素，鬧得最決裂——激情，爭權，享福，家庭間的不和與騷擾，不停的相與奮鬥。「中間的維克多利亞，」就是腓特烈的皇后，貪得巴騰堡親王作她的女婿，就是說要這位親王當第三個維克多利亞的丈夫，這個親王有作布加里亞王的新資格。可惜那個老妖道喊道：「走開！難道他的網子，讓一個老婆子的計劃打破了麼？」

俾斯麥同部士談話說道：「俄帝所最恨的就是巴騰堡親王……我們的新皇后心裏永遠是一個英國女人。現在她要謀達她的目的，更是一個英國女人啦，想利用巴騰堡以促進她的計劃。他是從波蘭來的一個豪刻（Haucke）小姐的兒子——不宜贊成這樣的人家！」俾斯麥同他的朋友士披真堡夫人說更親密的話，說道：「最壞的還是中間的維克多利亞；她是個野女人！當我看她



的像片時候。我看見她的兩眼冒不節制的肉慾的火，我渾身發抖，她戀愛巴騰堡，要她在她的左右，如同她的母親要他的兄弟不離左右的追隨她！』

宰相要解決這個問題！那位有病的君主，他原是不反對這件親事的，暫時滿意於得了警告說從俾斯麥的圈子裏發出來的演說辭有一種可能的改變；他是快死的人，奢望與競爭都消滅啦，他的靈魂渴望安靜。但是俾斯麥卻不然，他還老當益壯的要奮鬥。在前一年他提及腓特烈與維克多利亞，曾說道：『他們正在籌備謀反叛逆。他們毫無一點日耳曼人的感覺，他們在人民心中，已經失了立腳地位，他們在家庭之中煽動不和。』今日他宣言下列的判辭：『我的老君主充分的曉得他依賴他的女人。他常說：『你得幫我，你很曉得我是怕老婆的。』但是腓特烈太過驕傲，不肯承認他怕老婆。在幾件事裏頭，他簡直的依賴與屈服，如同一條狗一樣；你難以相信他怕老婆怕到什麼程度。』

俾斯麥越老越好罵世。他的罵盡世人的脾氣好像變作其硬如石啦，所以到了晚年他失去能深入的怪性，失去他的料事透亮的本事；他現在不復能够見事見得清楚啦；他更冷淡與多疑啦；這條老獅子好像要躺在窩裏啦，他的兩眼殘忍的冒火，有人膽敢近前，他就要抓人啦；他永遠不停的



站在那裏守護帝國。俾斯麥少年時的朋友蓋雪林很少來望俾斯麥的，有一次他來訪，問道：「他的心裏最深處，想的是什麼？他並不是覺得他曾建功立業以爲得意，並不覺得心裏舒服的滿意，並不覺得勞苦以後，想享和平與安靜的滋味……」

這個人的同事們，與議員們，必定覺得堆積這樣多的罵世主義是不是？全國的人必定曉得他們的領袖對於他們是很看不起的是不是？和因羅厄說道：「我見得他這個人好像心裏有毛病。」自從一八八七年以來，他在帝國議會裏頭曾得過很結實的大多數，是保守黨與民族自由黨所造成的（他就是用這個大多數通過他的勞工法律與保護稅則議案的）。在帝國議會裏頭，私人的厭惡這個老頭子，日見其增加。當他從議會回家的時候，有一次他說道：「在這樣辯駁過之後，我覺得我好像在外過了一特別熱鬧的一夜。」俾斯麥的同級的永刻們又聯合起來，希望那位少年不久就作皇帝啦。好斯敦已經同溫德荷士達到一種悟解啦，預備將來怎樣進行。

不久俾斯麥就回顧既往的時代，見得是『好日子』。他的君主死了，現在他很頌揚他如同他當君主在世時批評他一樣。『大行皇帝真是一位靠得住的同袍，他幫助與他合手辦事的人們……』

他往往走差路，但是到後來總能使他走正路的。」當這位宰相冥想維克多利亞時，他居然覺得奧古斯大還是好的。他批評奧古斯大，說道：「她往往使我爲難，但是她常是一位顧體面的女人，她很要盡她的本務，現在的新皇后完全不曉得什麼是本務……她想爲她的主張進步的朋友們而犧牲，因爲她的丈夫自己沒得主意。但是處於這樣的地位，那時候事事都不順手，我們不能說這是對的，以安慰我們自己……我將堅守我的地位，假使免了我的職，我還是抱住我的地位不放手，因爲我不副署……現在不再產生君主啦。但是我對於我們少主人有許多希望，他少年時經過許多艱難，這是有益於他的。」

威廉親王既覺得家庭待他不好，後來這幾年他與俾斯麥親近。一八八六年間，腓特烈曾寫信給俾斯麥談論威廉親王，信裏說道：「他的裁判來得太快，欠成熟，趨向於太過驕蹇。」腓特烈的這樣幾句批評話，意在使俾斯麥體恤被批評的少年人。俾斯麥自然要醫治這位親王的「波次但愚鈍病」。在腓特烈未得病之先，俾斯麥就預料新君在位不會長久的。初時俾斯麥之所以同威廉聯合，實因他們兩個人都覺得同親王的父母不對。

不料不到一年，威廉第二的自專就變作不和的一個原因，斯托克爾（Stöcker）與發爾得最會勸他，說要抵抗社會主義，莫如以柔和及善意。威廉提議新設馬隊演技，以籌款賑濟柏林的窮人。這樣的活動並不使宰相發怒，使他發怒的就是這位將來的皇帝很外行的嘗試以和平方法，解決一個社會的問題，這個老手一向是用法律與利劍的全力解決的。威廉親王答復宰相的抗議，說道：『我寧願被切作若干小塊，也不肯作什麼事使你爲難。』俾斯麥不喜歡這樣過火的話。過後不久，當老皇在世的最後一個月，俾斯麥更被擾動，因爲這時候這位親王把一個提議的草案送給聯合的諸元首，『眼見得皇帝與我的父親必定快死，』他想正式封好了，送與各大使館。威廉在這件公文裏頭「警告他的老年叔父輩，他們若是阻礙他們的寶貝少年姪兒的進行，就是不智。」

俾斯麥越不放心。當這位儲君的祖父與父親還在世時，這個少年就作好一篇宣言書的草稿，預備送去十幾處衙署，他的血管裏的血，不曉得多麼發燒啦！況且有帝國的憲法在，難道他不曉得他這樣的對待諸聯邦，好像當他自己是他們的尊長麼？俾斯麥寫一封親筆信，印刷起來足有八頁——他說這封信寫到他不能執筆啦——俾斯麥就在這封信裏頭把帝國所根據的諸多原則，解

說給儲君聽，還請他把他的提議草案燒丟。這一句話碰着儲君的痛處啦！他當皇帝，起初幾句話（雖承認未到時，）就是不宜於通告諸邦的了！他忍受過宰相許多的了，現在還要受！這位儲君現在已經能够對他自己說他是犧牲自己，其實他是爲己的反叛他的父母。」

他的答復是很冷的，還帶着一句恐嚇話：『將來我能够發號施令的時候，他們就要發愁啦！』這句話誠然是爲反對他人而寫的，但是這種刺人的腔調，不能不打動讀者的耳朵，使他聽了常常的要慎重的思想。在他的長信中他有好理由對儲君說道：『據我看來君主制的最堅固的砥柱，不止在乎當太平時君主將與臣下合力辦國事，而且在乎當危急之際，在庭陛之上，手執利劍，預備一死，以爲他的權利而奮鬥，不表現任何弱點。這樣的一位君主，於臨危時，絕不會捨任何一個日耳曼軍人而去的。』

俾斯麥在三十年前就說這幾句話，苦勸威廉第二，究竟是出於偶然的，抑或是他深知人類的品格，抑或是他有先見之明？他說過這番話之後三十年，威廉第二果然因爲他的品格薄弱一經試驗，就失敗了。

威廉當做儲君的時候就起首學腓特烈派頭，拿筆來批公牘啦。在幾件公文裏頭我們看找着俾斯麥與少年威廉的問答，還看見俾斯麥怎樣批駁他的批，所論的都是高等政治問題。因為俾斯麥給他的大使們的函牘，說話越說得多，越說得普通。他現在能够研究抄寫出來的諭勅與命令，這都是給俾斯麥以說出許多格言，與討論政術的機會，我們可以當俾斯麥的這許多公文是一個善於想像的作者的成熟的智慧，或當作一位大畫師的自己寫照。當國內反對俄羅斯，日見其烈時，當陸軍人們正在催促宣戰時，他寫信給駐維也納大使說道：

『俄羅斯因為她的天氣，她的曠大荒原，她的需要單簡，就成為一個很強的國，是不能破滅的，打敗仗之後，仍然是我們的死仇，渴想報復的——如同在西方的法蘭西。既是這樣就會造出永遠吃緊的情形，我不願擔負產生這一種時局之責。即以更弱之波蘭民族而論，在一百年間最強的諸國亦不能毀滅波蘭……我們要把俄羅斯當作一個元素的危險，必要築壩以防其衝入，這是有智者所該作的事。』

當威廉讀這篇公牘的時候，他對於樹一個新而好報復的仇敵這句話，批道：『不能比現在還

要厲害。」俾斯麥批駁道：「我告訴你吧，比現在厲害得多。」對於渴想報復的話，威廉批道：「也許是熱心想報復，但是所處的地方還辦不到。」俾斯麥批駁道：「他們很快就能辦到啦。如同法蘭西已經能辦到有十二年啦。」對於滅一個民族那句話，威廉批道：「但是我們能够毀了他們的戰能力。」俾斯麥批駁道：「但是在五年之內又恢復啦，請觀法蘭西。」

在這篇寫出來的對答裏頭，就是閱歷與不耐煩辯駁，成熟的裁判與不成熟的辯駁。這個老頭子仍然希望教訓這個少年。俾斯麥寫一封長信給威廉討論日耳曼的對俄政策，說了兩句警告話，反對這樣要緊的批語。「官員們曉得殿下的旁批的（我自己亦在其內，）遇着換了政府，就見得難以站在從前和平的地位，維持日耳曼政策。以我所悟解的殿下的旁批而言，我就得要說與我的深信相違的話；爲日耳曼帝國政策起見，我們一得了語言反覆之名，其危險且過於決意主戰。」

俾斯麥選擇這樣有力量的字句，以警告這個少年，第二天他很驚愕，因爲這個少年說俾斯麥加他的批語以「過於誇大的意思，」而且力辯他自己的心向是整個的和平的。難道這個少主人不過是一個任性的人麼？他懂得這樣說話的心理效果麼？威廉又說他以後將避免加旁批，「有一

部分是承認你的推理的力量；」他還說，他還是決意若不用此一個方法就要用彼一個方法，以公布他的見解。老威廉絕未寫過這樣無禮的話。俾斯麥覺得「一部分的承認」是件新鮮事。少年的儲君們自然是容易談會有戰事的話；他們不曉得戰事所包含的全數危險；他們並不因為戰事的許多憂慮而睡不着。這位太子被好戰的軍長們所包圍，假使他能讀俾斯麥對陸軍大臣所說的前途黑暗的預言，他會恐怖的。

「倘若上帝之意要我們下次打敗仗，我見得我們的打勝仗的仇敵必定用全數可能的方法，以阻止我們幾十年都不能復原……我不相信我們的仇敵們取了阿爾薩斯就滿意啦。他們還要取來因以下的土地……我們在一八一二年曾有俄奧英三國幫助，到了這個時候，就不能得他們的助力啦，因為他們會曉得統一的日耳曼是多麼強的一個國啦。」同時他又預料俄羅斯，他說俄羅斯是很急進的，「過於大多數人所相信的，俄羅斯革命，與建立俄羅斯共和國，都是可以發現得很早的。俄羅斯有許多人集中他們的希望於打敗仗，他們想，這樣一來，就能够滅了這個朝代啦。」他的最着急的顧慮是在一個報告上的旁批露出來的：「設使和平而有可能，我們一向都要英國



相助。』

當腓特烈死的時候，歐洲的天就是這樣黑暗的。皇帝卻體會這種地位。他未死之前一天，宣召宰相，伸出一隻因發熱病而燒到紅色的手給俾斯麥，隨即抓住皇后的手，放在俾斯麥的手裏，使他們兩個人抓手。他不能說話，卻是很動人的警告這兩個人，他臨死的時候，好像是賜福於他一生所反對的俾斯麥的政治。

第二天太子達到目的啦，威廉變作主人翁啦。

## 第二章

（原註：俾斯麥之免職，有較為詳細的記載，見於作者的「威廉第二本紀。」因為這件事標記這位皇帝的一生的較為可以注意的紀元，過於俾斯麥的。）

「陛下，假使腓特烈大王初登位的時候，就有一個如俾斯麥的人處於重要地位，有那樣的權力的人以理國事，又假使他仍留他辦事，腓特烈就難以得腓特烈大王的美稱啦。」這兩句話是發爾得最說的，很能深印這位少年皇帝。他登位時二十八歲，自從登位之日起，他的決定的與勇往直前的奢望，就是要作一個「威廉大帝。」發爾得最也有他自己的奢望。他要當宰相。這個新主人翁初時還有點畏懼俾斯麥，說許多恭維話籠罩住他。赫伯特俾斯麥現年四十歲，好像有繼其父的地位的可能。

這另一個俾斯麥，是難相處的。命運又不好，他不獨被他是一個有天才的人的兒子所累，尤其